

大易集義

三十

大易集義卷第五十八

兌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易傳

兌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 一作吝故戒利貞也 易傳
斤安朱氏曰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

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躰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正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能利正亦一義也

東萊呂氏曰兌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躰也聖人彖兌之義而指正躰以示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躰論之上下卦中爻

皆剛而外交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奇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躰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抚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躰而結上文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先生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貞一作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

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善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心一无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君一作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勳藍田呂氏曰兌有所說而不蔽也

漢上朱眡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

見乎外者也兌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二柔說於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兌亨彖曰兌說也此合兩躰卦變而言兌也剛中則實柔外則接物以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五剛中而正九二剛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至故說道利正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此以兩躰六爻言兌也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二四人位也六四九二相易而說

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者而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流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為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息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天知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以上六六三兩爻而言兌也坤為眾民兌為勞兌也坎為大川險難也坤為死以內卦言兌先於坤說以先民也坤眾從之兌見坎伏民心其勞也以外卦見之巽股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為兌民忘其死也夫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躰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況於民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躰兼伏爻而言兌也在卦氣為秋分故太玄準之以沈

新安朱氏曰兌說釋卦名義說之大民勸矣哉以卦躰釋卦辭而極言之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個剛中柔外來

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革
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
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
管見中辨這箇也好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
吝

東萊呂氏曰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孝者
之事此又聖人率一隅以示人欲孝者以三隅
反而見易道之无穷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鄉
大夫觀之如此在父子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
而見其義至於說之躰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

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
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
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
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
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
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
入於淫邪思意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
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无害也講
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
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清雖不言

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
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見无非
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孝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
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
講習則祇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孝
者欲自驗爲孝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是道義由
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
樂乎

康節先生曰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
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伊川先生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
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
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
朋友講

之象傷天下之說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說无

害兌澤有相滋益處

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語錄

藍田呂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
漸潤之益

漢上朱眡麗連比也澤水所鐘兩澤相麗重說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无斃者无若朋友講習之為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與兌同類為朋初上五始終以正相助為友兌為口為講兩兌為習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講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躰麗澤之象

新安朱氏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二十四

易又五八

七

九

伊川先生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偏字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作順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则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文直陳其義象則推而尽之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行自

信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兌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
過者也以此行說未有疑之者故吉

漢上朱氏初九剛而處說无偏係之私能可否
相濟者也故曰和兌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躰
巽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
巽毀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則吉和兌吉
初九遠於六三无嫌於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
以能濟其決否則四疑矣晉晁嘗拓實直而博范
宣子朝夕顧之以問國事不正其身未有能決
人之疑者故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新安朱氏曰以陽爻居說躰而處最下又无係
應故其象占如此。行未疑居卦之初其說也
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
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内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
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
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心之所存爲
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

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易說

漢上朱眡六三小人非道來說九二比之以陽說陰宜有悔且凶九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于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矣何疑於相比哉始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夫石碻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

三井

易卷五八

九

九

新安朱氏曰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來說也比於在下之陽在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躰而陰性一作性陰下也失道下行也自

漢上朱氏曰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當

並易傳

位而乘剛來說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來
允三高位也柔邪而說高位凶矣故曰來允凶
楚費无忌漢息夫躬唐邛文乎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為允之主上无所應
而反來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

九四商允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
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
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
謂之介介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

三

易

卷

五

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惡邪惡則有喜也
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
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
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所謂喜者若守正而
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
不寧以諂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
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允如賈求售上說乎五恐
不獲乎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

喜喜則有慶受上寵也

漢上朱眡離兌為嬴負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市之象巽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商度之象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也商兌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者乎介者陽剛介于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不正也陰陽失位為五九四陽失位六三陰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有憂矣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疾六三不與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

相說而有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疾君子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不慎其所從乎易傳曰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係所從耳

新安朱氏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無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所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乎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

三十六
易又五八
十二
吳

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乎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說六三之進則是乎於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眚剝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五消有剝牀之象故六三謂之剝九五正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

爭于六三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
元獻可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
安得不危易傳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
可忽諸

新安朱氏曰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
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
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
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位正當也與履
九五同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三○卅

易又五八

十三

庚

伊川先生曰它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
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
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
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
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
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
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
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為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

足多也 易說

漢上朱氏上說道之成六正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三巽為繩離為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如舉繩然為山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兌之小人也故初九剛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二剛中不比於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孚于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

新安朱氏曰上六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大易集義卷第五十八

大易集義卷第五十九

巽上坎下

伊川先生曰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易傳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

三五五

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 必由作中能貞一有利收合人

心則散可聚矣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則其說蓋有言論之所不能及也非求之度数之末所能知也惟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及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

此則於治國乎何有中庸

新安朱氏曰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

三五七

易文五九

二

子全

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心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極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子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

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
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之道當濟於
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
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
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渙離其羣而散也渙之爲卦自否
而成否之九四來居于二離乾之羣與初六六
三相比故曰剛來而不窮六二上居于四離坤

之群上承九五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剛柔
皆離其群故曰渙離群而上下交故耳萬物之
散剛得尊位而在中則人神有主矣故王假有
廟渙則物離非涉難有功不足以濟故利涉大
川巽在坎上乘木涉川之象也

漢上朱氏曰渙否九四之變也險難離散否塞
解釋剛柔皆亨故曰渙亨此以卦變言乎渙也
九二之剛自四而來動於險中二陰不能陷解
難散險又處之以中者也險豈能窮之哉五得
中道出乎險外六四之柔自二而往正位乎外

而以巽順上同於五君臣協比能守其中者也
天下之難患處之者不以道及其出險又或不
以道守之則亂者不解解者復亂二五之剛四
之柔處之守之皆不失中故曰剛來而不窮柔
得位乎外而上同此以二四五三爻言渙之才
所以致亨也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者本於人心
失中鬼神依人而行離散則鬼神不饗聖人推
原其本將以聚之故建國設官以爲民極而宗
廟爲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
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本心
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无事矣治渙之道也假
至也謂王也上爲宗廟良爲門闕五王位中者
心之位九五有入自門闕至宗廟得人心而存
之之象易傳曰卦之才皆主於中王者極渙之
道在得其中而已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此再言以九五而言渙之才也利貞者五也坎爲
大川巽爲木爲股據正躰巽四二皆爲我用以
之濟難而功歸於五言乘木有功則利貞在真
中矣合天下之離散非正其可矣故曰利涉大
川利貞象曰乘木有功也此再言以九五二四言

渙之才也易言木者三益渙中孚存五行也在卦氣爲六月故太玄準之以文

新安朱氏曰剛來柔得位以卦變釋卦辭中謂廟中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柔穩却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其這個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慕兩爻底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問渙卦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先生曰是居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語錄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伊川先生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

寧之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漢上朱氏曰風行水上渙然離散之象離散之時天下之險難方作先王以享于上帝以一天下之心使知无二主也立廟以合天下之渙散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享于帝立廟離散者一矣帝乾上九也上又為宗廟巽股為立坤為牛坎為血享于帝也觀此則知魯用郊晉祀夏郊魯有周廟鄭有厲王之廟非先王意也秦位在藩臣臚於郊祀天子不能制反致文武胙卒併天下揚雄曰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雄其知渙之說矣

新安朱氏曰皆所以合其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辯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

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言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渙之初以柔在下力弱難濟用拯斯難馬壯乃吉乘車者馬在前前遇九二之剛故曰馬壯與明夷六二同義柔能乘剛其辭順也

漢上朱氏曰虞翻六震本作壯吉悔亡拯古本

三四

易傳

七

事

作極音承舉也六四得位近君正而巽可以濟渙然莫或助之初欲拊四才柔位下而在坎中且四不相應乃捨四用二用二乃所以拊四也二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初二相易成震震為作足馬美脊而作足馬之壯健者也四良為手震為起起手以承六四拊之象易則足以資六四之剛而載其上矣故曰用拯馬壯吉正則吉而悔亡初六處不當位本有悔也六坤柔順以陰求陽始渙而拯之亦順也故曰初六之吉順也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易傳曰渙離之勢辨

之宜早方渙而拯之不至於渙也

新安朱氏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言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伊川先生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曰初為机初謂二

三五七

易九五九

八

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躰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

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

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渙散之時以

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

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奔其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易說

藍田昌民曰九二机可憑依以為安物之在下而淨止者也二乘初六柔靜在下机之象也俱无正應近而相得渙散之時得所憑依獲所願也

漢上朱氏曰四巽為木坎為揉震為足艮為手在上體為肱揉木令曲而有足肱據其上机也二四合乃有此象二有剛中之才處險而不當位宜有悔二能奮身出險上奔於四四來憑之以安机憑之以安者也是以悔亡震足動奔也故曰奔其机二本否四在二者渙散之時也二

三四四

易又五九

九

唐

之情不忘乎四猶逃空之人不忘故國奔則得中心之所欲二中者心之位也故曰得願也

新安朱氏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居二机也。渙奔其机以卦變言自三乘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即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居二之為安二居三之為得位是如何。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者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言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
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
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
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
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
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無使之羣
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

三十四

易文五九

十一

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
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
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稱元言者謂其功
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
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已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爲心
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於五則
非能平均其慮者也易說

蓋田呂氏曰六四自否六二上居於四離陰之

羣上比於陽出幽谷而迂喬木者也知反其本
故元吉丘処乎高謂九五也散而升高雖進於
光大然自下而上疑非所安心不得平故匪夷
所思

漢上朱氏曰坤爲衆渙三陰群也四巽順而正
居近君之位上以巽乎五下以巽乎二二剛中
有濟渙之才而二陰比之四屈已濟難与衆同
意得九二之助陰服矣則散者合巽者同共圖
天下之渙是以元吉元吉則濟渙之志光且大
矣坎爲光陽爲人也渙之時用剛則不足以懷

之用柔則不足以制之四二協力剛柔共濟渙
而至於羣天下始可以聚矣五艮爲山半山爲
丘丘聚也六四得九二以合其羣其心思之所
存者在五五得位群陰之所聚如物之聚於丘
五中正善群然非四合之亦不得而羣矣四視
二陰等夷也四正初与三不正坤土思也所思
匪若二陰之所思不正故九二爲用二陰服之
否則渙散矣其能効美於君有丘之實乎故曰
渙有丘匪夷所思宣王承厉王之後天下離散
召伯之徒佐王建国親諸侯遣使勞來安集渙

其羣也

新安朱氏曰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是東坡會做文字了却揆着地語脉如渙其群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說道渙散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散它那小羣成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濟渙也渙其群言散小群做大群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它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伊川先生曰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惟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躰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惟言辭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文義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並易傳

二下五十三

易八五十九

四

形

橫渠先生曰為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咎不私於應故能均布其大號也渙然摩大以王道自居乃无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得位尊而在中為渙之主者也渙道既行散上下之否而陰陽交物情大通渙然浹洽發號出令而民悅服故曰渙汗其大號天之陰陽交則兩人之陰陽交則汗也渙王居无咎正位居中而為之主也

漢上朱氏曰有疾者閉塞不通陽降陰升濟于

騰理否者亨矣否乾降二坤陰四降者
坎水浹于上下汗出之象號令如之巽為號陽
為大九五出號令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五至
三體升有風行地上省方設教之象能發新命
以順民上下交通陰難解釋渙汗其大號也渙
時民恩其主故王居正位乃无咎在他時安居
不能順動則有咎矣故禹別九州而終於書湯
勝夏而歸于亳武勝商而至于豐王正位則渙
散者知所歸矣乾五為王良為居止也得正則
无咎然九五非六四之賢與上同志安能歟矣
號居其所而治哉易傳曰再言渙者上為渙之
時下處渙如此為无咎

主

大易文王九

五

東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
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
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
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賈所謂散小儲而
成大儲之意。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身
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
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自近而遠雖至幽
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由人身之汗出於

中而決于四體也。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

三三

大易卷之五

十六

雷

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易允

藍田呂氏曰：上九雖與三應，而遠處物外，陰陽之所不爭，名位之所不累，全身遠害得散之義，故血去逖出，无咎。

漢上朱氏曰先儒謂渙其血作句去逃祿句以象考之
當從先儒九二坎坤為血血者相傷之象渙五
爻不應上九獨應六三六三近險見傷上九下
應之三上相易上復成坎而傷故曰渙其血言
上三俱傷也上九能去六三遠出乎險之外自
處以巽不陷於險則是去而遠害於義无咎逃
遠也故曰渙其血去逃出无咎一本作去惕出
巽為多白眼有惕懼之象然象曰遠害當從逃
矣渙時以合渙為功上九居不用之地故遠害
无咎係於六三而不去其傷自取也若施之用
事之地則有咎仲由死於衛季羔避禍而去也
新安朱氏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
占象如此血謂傷害湫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
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大易集義卷第六十

三三
兌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 易傳

節亨苦節不可貞

伊川先生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易傳

三三

易義六十

一

新安朱氏曰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正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伊川先生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

其道已窮極也。說以行險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一作之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以苦節為貞其道之窮必矣。易說藍田呂氏曰節有所制而不過也。節有制度節

其已甚則亨其道大敵不可以繼所謂苦節不可貞言不可守之以為正也。

龜山楊氏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

節用

語解

漢上朱氏曰節渙之反泰之變也。泰分九三之五以節其上之柔分六五之三以節其下之剛。剛柔分而有節。二五之剛得中上下節之而不過所謂節者剛柔有節而不過乎中不過則亨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不曰柔得中者剛

得中則柔不過矣此以卦變二三五爻言節之
所以亨也上六乘剛處險守而不變所以不可
貞者節之道窮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守而
不變苦節也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思
皆曰苦苦節則違情性之正物不能堪豈道也
哉申屠狄之繫陳仲子之廉非不正也立節太
苦不可貞也夫節者為其過於中也故節之使
不失其中上六正而過矣安能節乎故曰道之
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自
不肖觀之過者為賢自中言之過不及一也謂
之三六一
之正者貴乎中正也正而失中不可正也故曰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此以上六无應戒苦節
也况說也坎險也人情易則行險則止凡止而
行皆有節險之道節止而不行者也泰之九三
上行自兌成坎以說行險也以說行險雖止不
矣其和矣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故曰說以行
險此以九五言節之亨也九五節之位也中正
節之道也當位以中正為上下之節各適其宜
无所不行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以九五
言節亨者當有位也九三一變歸妹震為春離

爲夏節之以春夏也再變節兌爲秋坎爲冬節之以秋冬也天地有節則陰陽寒暑不過而萬物成於良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離兌爲貝貝爲財乾爲金玉坤爲民泰甚則人欲縱人欲縱則財用匱乏百姓困窮故量財之所入計民之所用節以制度自下等級其上其費有經其歛有法財既不傷民亦不害是以天地不節則四時不成王者不節則民財不生无非節亨也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又推原卦變玄躰以盡節之義也在卦氣爲七月故大玄準之以度

新安朱氏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以卦躰釋卦辭若節又以理言說以行險又以卦德卦躰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天地節節以制度極言節道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廝匝了更去不得這裏折做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它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它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礼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

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循
出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伊川先生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
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
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
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
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易傳

藍田呂氏曰澤上有水水過必溢節之不可過
也以節議制度則名分不可亂以節議德行則

賢能大小稱其任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
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
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漢上宋氏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
則泄之水以澤為節也君子於民亦然制其多
寡制其隆殺制數度也制數度者坎之象也律
度量衡皆始於黃鍾冬至之律於辰為子於卦
為坎九五以中正為節也乾為德震為行兌口
為議議德行者恐其中而未正也易傳曰議謂
商度求中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伊川先生曰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外一作內之庭

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

故一无故字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

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

為戒甚嚴也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

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故復明之云雖

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

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信字水至不去不

知通塞也故君子身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

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

也並易博

橫渠先生曰見塞於九二故不出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以剛居節之初宜立法以制節

人之有欲為上之所制節其始多不說君子知

通塞之有時與未人情難與慮始故立法之初

慎密不出則不為異論之所近矣故曰不出戶

庭无咎

漢上朱氏曰初九六四正應也往來相易不窮

故曰通九二近而不相得窒其所行故曰塞初

九兌躡剛決動成坎坎水為知故知通塞五艮為門闕交兌為戶四在門闕之中為庭不出者自守以正而已動有險故不出戶庭乃无咎不出則處也在言語則默亦是也不出而處不語而默雖有正應不說也是之謂節兌為口舌故係辭專以慎密不出言之易傳曰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君子貞而不諂或曰艮為門闕又交兌為戶何也曰兌為戶震為門艮土在塔閉之際故為門闕乾始於子至丑直艮至寅成泰泰者天地交通至卯直震故震交艮為

三五五

易六十一

七

君

門震即乾之闢戶也是以雷發聲蟄蟲開戶坤始於午至未直坤至申成否否者天地閉塞至酉直兌故兌交艮為戶兌即坤之闢戶也是以雷收聲蟄蟲坏戶新安朱氏曰戶外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

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一作益不及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橫渠先生曰體系位陰故不出門庭凶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法成中節可以出

三

四

易

六

八

尹

矣而以陽居陰持慎密之意失時不行治道將廢故曰不出門庭凶戶謂房室之戶戶庭內寢之庭庭之不出乎內也門大門也門庭外寢之庭自外寢達于大門之外及諸人也

漢上朱氏曰極至中也二動歷四應五成震震為門四在門闕之中為庭二以中應五之中極也當其可之謂時故曰時極時極者時中也九五剛中當位酌民情以為節九二有剛中之德動而應以趨節之時則中正之節達于下矣得時極也若說於三陰與五異趨固而不知變門

庭可出而不出是得時極而自失之也所以凶者其節不正也故又戒之

新安朱氏曰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伊川先生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節則可以免无一作過而不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容之故无咎允說也故能嗟咨取容○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悅夫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並易傳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不當位說而失中不能節之以剛者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三不能節則乘剛失位以說從人而
已不能堪焉故憂發於口咨嗟而已五變而剛
剛不失節而上自應夫何憂哉易傳曰節可以
急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此文與
離之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羣之嗟凶象異而
意同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
者故其象占如此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
咎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伊川先生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
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
應於初四坎躡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
如初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
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四能
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
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一作是餘善亦不出於中
正之道

漢上朱氏曰節止也凡止物有險之道非人情
之所上三爻皆處險六四當位履正安於處險

以順承上而止物焉安於節也六四能安於節者以承上中正之道以此節下下必應之節道行乎上下而亨亨則通矣非中正豈能安其節哉易傳曰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新安朱氏曰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故其象占如此○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君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个當節底

三五三
易六十一
十一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實得中則正矣正不能尺中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中得乎盛位優為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易說

漢上朱氏曰節者理之不可得而過者也九五居位以為制節之主安行於上而不動甘節也

五自泰九三變以說行險有甘之意先王建国宅中均道里制邦域之時乎正則吉二說從之往有尚配也往有配乎中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往有尚也故九二不出門庭凶彖言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爻止言居位中何也彖言九五爻此言九五九二相易也易傳曰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至善者也

新安朱氏曰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三十六

易又六十一

十一

在父

伊川先生曰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与它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貞悔也必貞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苦獲吉取悔必多

藍田呂氏曰上六陰過乎中居節之極陽盈陰

虛 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可以悔亡

漢上朱氏曰節過乎中居險之極人所不堪下无說而應之者苦節也不可貞貞則凶其道窮也上九固守乎正不知俯而就中則悔亡五中也悔則窮能悔則亡凶矣易傳曰悔則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意異

三十一

易六十一

十三

節

新安朱氏曰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去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先生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者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節雖苦而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險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曰恁

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二爻看來甚好而反凶終
是解不穩

大易集義卷第六十



三

四

五

長蘆不歸
女館也論野於二二文音來其故而反凶終



